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目錄

守令一

劉儀恕

楊鑣

杜俊彥

白登明

孫振先

蘇宏祖

李源

李浹

王克生

張元鎮

李順昌

周案

張琯

崔德爲

劉友光

于世坡

王岱

補錄

李源

王

趙

王

李

李

李

李

白

白

隆

隆

字

國朝書牘類集卷一百一十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一

劉儀恕

余讀漢史至趙尹王張之事蹟嘗慨然以爲古之才人志士任國家盤錯之寄必有精強廉幹之力爲百姓興利除害使豪强者不得肆而窮弱者不失職亦或緣飾以儒術順時之所欲而施之而必無頽情苟且不及事之患蓋史之所稱能吏多如此而竊怪後世之刳敝而不任職者何多也居其位而不能其官上下相徇以文法苟避罪而已或敢爲激發之行以鉤取聲譽而其實無益於

民以故政日益弛而民日益困以余所聞涇陽劉君其亦可謂古之能吏者矣君凡三任州郡皆有能名而武定平陽爲最武定新遭兵荒公私赤立奸胥以逋課爲利藪君鋤其尤桀黠者更立法以清詭匿隱寄弊課更以登樂陵人李景隆殺人而匿其屍獄不決再三鞠之不得實君據案良久忽厲聲曰若不嘗填田中井乎則愕然曰然立命之田所掘井果得屍民驚爲神明有爭田水相鬪而死各舁屍以來其後舁以朱扉者老人也君念老人非赴鬪者且朱扉非田家物跡之距田所數里有廢寺缺一扉合之良是老人則寺傍賣瓜者也蓋倉卒斃之以誣其敵者遂以二命抵於法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平陽轄三十六縣訟牒山集君聽之卽

日而決無稽者時有所縱舍嚴而不殘白蓮教煽亂捕一百一人
所連染幾千人君定爰書十九人論死釋其餘聞喜民盜開垣曲
山礦旁邑爭趨之官捕十許人君恐成大獄以盜鉛薄懲其首者
餘置不問十一驛當孔道奔命懼不給君設通融之法更代協濟
事集而民不擾設義學以教國之子弟復晉山書院立五齋選髦
士讀書其中後多有顯者臨汾舊有通利渠引汾水溉田歲久湮
塞君濬之復其故所溉之田以畝計之三萬六千三百有奇墾闢
荒地得畝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每歲兵餉之起存者銀以兩計之
得一百二十七萬八千皆前所未有也蓋君之治所至以公私給
足爲務故其在武定招徠流民三萬戶編審增新丁萬餘口丈量

漏田九百十六頃務使下不病民而上不病國君之素志蓋如此而平陽之利尤爲大君在武定七年在平陽六年中間在潞安五年潞安民浮而事簡而丞又非專郡事者也故其治無赫赫可紀者然其寬嚴得中張弛教條猶可以爲後法故旣去而人思之前後若一轍也君爲人剛果有大節嘗訓諸子曰士以氣骨爲主汝曹皆功名中人但須氣骨堅定骭骹囁囁非吾子孫也平居意所不可百折不肯屈鄉黨有大事羣謀囁沓君一言而定性孝友事父母左右無違於兄弟恩義尤篤能厚其族之疏遠者少時鏃礪問學踔厲風發聲名藉甚繼而迫於親令以鄉舉入仕非其志也故其訓諸子尤嚴諸子相繼登甲科官翰林訓飭猶不少怠也嗚

呼君歷官二十年所至有聲迹其所設施亦已略見諸當世矣而位不滿其德道不信於天下假使以君之才如漢世良二千石入爲公卿其功業必更有卓卓者而惜乎其僅止於此也然君之所見者已如此則其所未及見者亦可以推而信之矣此余之所以深嘉樂道而竊以君比古之所稱能吏者不誣也君諱儀恕字某先世山西洪洞人再遷爲陝西涇陽人中順治乙酉科舉人初任山東武定州知州升山西潞安府同知擢平陽府知府以某年某月日生某年某月日卒享年八十元配某氏繼陳氏俱 贈淑人子六人某某官某某官女二人康熙甲子余典試於秦其長子灝爲余所得士故余之知君爲詳於君之將葬也論次其事之大者

楊鑣

公諱鑣蓮峯其字也河南洛陽人順治乙酉舉人初任雷州府推官缺裁改知麟遊縣事當是時滇逆吳三桂已陷全蜀漸徧秦隴而提督王輔臣叛據平涼與爲遙應僞清道將軍率賊眾北赴之道出岐山縣之窟山窟山者麟遊之鄰壤也使使陳說利害持僞劄招公降以犒軍山口爲約公集士民謀所以應之者時賊勢張甚聞者相視無人色或且有異議公度不足與計遂罷去而佯爲好語以紿賊使曰如約於是密遣家僮分道招致諸村堡民壯漏下三鼓公潛出與俱抵賊所取道處設伏待之時公所糾聚及家僮不過百餘人又皆不習戰鬪賊至伏者雖起而倉卒不知所措

公促家僮楊蘭急發矢射殺一賊眾遂奮擊賊乃奔潰追至靈臺
界茅連灘而還生禽賊校尹際魁等六人獲白旗一長槍五鳥槍
一帳房一初公糾眾夜出城中無知者比曉始稍聞之咸爲咋指
至是乃大喜過望時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也秦撫杭公聞之
將上其功以俘獲少非大捷遂寢其事及新撫鄂公覈查軍功時
則公已遷遼陽知州矣故卒不果薦云當滇南之變一時強藩巨
帥接踵告叛而平涼爲患尤大輔臣素號黠桀而又地踞形勝便
於馳突向使南北連結互相犄角燎原之勢猝難撲滅國家西顧
之憂政未艾也賴公一戰而賊鋒挫衄不復北指輔臣亦勢孤力
屈束手請降遏兩寇障蔽三秦論功行賞孰有大於是者又安得

與尋常俘獲之數比例而較多寡也耶自兵興以後朝廷雅重武功故有起身卒伍不數年而高牙大纛專制閫外者然而巨公之奴客與夫主帥之親故廝役無臨陳之勞挽強之力而冒首功叨上賞者往往不可指數至於裹瘡血戰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摧鋒陷陣者反沈埋行閒終老而無復採錄事之不平自古如斯而如公所處尤令人扼掣太息者也以孱弱縣令未有片甲隻旅之寄寇不臨城可幸無罪顧乃驅百餘目不識兵之人深山午夜冒險設伏以遏強寇之衝當此之時其不至橫尸膏野糜爛齧粉於鋒鏑矢石閒者僅閒毫髮蓋已危矣乃功成事定不惟無下次之賞而並不得一與奏章之末豈不深可惜哉公知遼陽四年

以不阿權貴罷歸今七十餘老矣酒後耳熱談及往事猶作矍鑠
態余閒歲遊洛聞公破賊狀甚壯之後於公家得麟遊知縣費某
詳文一卷則覈查軍功時所具報者也其中與所聞相符而加詳
焉適余纂修洛志太守汪舟次先生謂余曰楊公事旣奇偉而子
知之又最稔可使之無傳乎遂敘而論之如右

右書事劉青藜撰

杜俊彥

賀侯姓杜氏諱俊彥號筠圃開封之扶溝人世以其宰賀而民德之且竟終於賀也因隱其姓諱里居而專稱賀侯云侯以康熙四年乙巳卒於賀去今二十有二年矣聞賀人之事侯食飲必祭死生必告疾疫水旱必禱儼然銅章墨綬侯日臨蒞其上不知其歿而久已歸骨於故土也又聞其一時所經畫至今賀人遵爲令式間有欲從而紛更之者則賀人羣然譁且曰侯政善吾儕便之儻奈何亂舊典爲蓋直道之難泯也久而益信如賀侯者固將歷百年千年更至萬年而猶爲未死則一時之齟齬而力敗之者亦徒勞苦何足爲侯病焉按賀卽古臨賀爲五嶺之一在周爲百粵地

裴氏記云自九疑之南崇山峻嶺高排霄漢縣互數百里皆賀之境也其風俗淫頑而尙鬼不帖服於聲教又時值王師擣富川獍獠以餘孽自嫌多疑畏蠕蠕然觀望於叢木幽箐之間益稱難治侯以癸卯來賀輕賦均徭清獄賑窮力爲安輯又以土語譯解聖諭躬至其處反覆開導之荒溪巖峒椎髻徒跣之民環聽多泣下者曰微聆侯之訓誨幾不可以爲人有羅某者先是以僞鎮納款居賀東之信都鄉部曲舊人錯處左右多挾厚貲適富川告捷當事欲移軍臨賀坐以謀叛連類而剿滅之侯力白於軍門以身家保無虞乃止賀人得以免劫掠侯之治賀其大者多此類噫可謂強教悅安豈弟之君子也已公居恆甘淡泊其在賀尤以廉

潔自矢有塵甌魚釜之風以佐郡者欲匿賀之民租自利寓書屢
爲言侯固不從因被誣去職未幾卒囊篋蕭然貧無以殮諸大吏
憐之多厚賻明年其嗣君孝廉之昂始克扶櫬北歸從葬於先塋
之次初侯病賀之人老少流涕祈禳日以千數甌山有老僧不知
其俗臘士人言其自閉關坐磐石上已六七十年矣日視侯於署
中曰侯之治遠過李明府邵今聞侯病且劇旣不可以身代獲親
爲侯進藥一匙老僧願足矣及侯櫬將北又命其徒一人攜瓶鉢
聞關相從逾五嶺涉瀟湘洞庭洋子歷鳥道蛟宮之險幾萬里而
後至徒以勞致疾瀕絕猶笑曰我爲師送侯得達鄉井雖死無憾
也其爲賀人感而不能忘有如此侯以明萬厯四十二年甲寅生

其貢於鄉在順治二年乙酉其葬在 今上五年甲辰觀察
西華王公鼎鎮爲誌牲牲之石載侯行實甚詳已納於壙中後二
十六年丁卯其鄉後進李來章始本嗣君所爲行述而兼質以己
之所聞於賢士大夫者爲之表其墓蓋於世系素履不復贅列而
獨紀其始終於賀者以見直道之在人心而且使世之宰百里者
胥得奉賀侯以爲楷模云

右墓表李來章撰